

穿越之旅

翟丽芳



星期天的午后，阳光和暖，远离闹市的河龙湾公园里，热气腾腾。广场舞爱好者们这边一群，那边一伙，沉浸在各自的欢乐中。热闹的音乐，欢快的舞步，表演者挥洒自如，围观者啧啧赞叹。公园一角，有人在引吭高歌，有人在打牌下棋。这是一个寻常的街心公园，却有着它的不寻常之处。一天前，一列地铁从这片土地的下方驶出，宣告太原地铁1号线开通运营。那个时刻，人们期待已久。

穿过欢腾而拥挤的人群，我走向地铁口。缓缓上升的扶梯旁，一位银发老人笑意盈盈，迎接着乘地铁来看他的老朋友们。宽阔明亮的站厅内，一位小朋友手举地铁票，摆起了pose，让妈妈拍照留念。购票、安检、乘车，全程便捷、有序而顺畅。车厢内几乎满员。看得出，那些携带行李者，是准备前往火车站或机场的。而大部分乘

客，扶老携幼，三三两两，一定是专程来体验地铁1号线的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乘坐地铁已不是新鲜事，第一次乘坐家门口的地铁，却有着非凡的意义。他们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内心除了自豪，便是满满的幸福感。

这条从西山矿区通往主城区、连接重要交通枢纽的地铁线路，会为人们出行带来更大的便捷，为城市交通带来更大的变化。一列列地铁穿越其间，牵系着人们太多的情怀，也牵系着这座城市太多的记忆。

它穿越汾河，飞速向前。十几二十几米上方的汾河河道内，河水静静流淌，澄澈如镜，碧空云影映照其中。岸边，绿树成荫，鸟鸣啾啾，自行车道如两条红色的飘带，向南向北绵延数十公里。

它沿着迎泽大街穿越而行。匆匆的脚步、如织的车流、林立的高楼……

“三晋第一街”的气魄、“锦绣太原城”的气韵、现代都市的气息，与它紧紧相随。

它从太原火车站穿越。古朴典雅的老建筑静静伫立，守候着一趟趟地铁从自己的脚下疾驰而过。

它穿越太原南站铁路枢纽，在高速运行的动车下方20米处行驶着，地上地下的列车交织如梭。最后，它穿越至太原武宿国际机场航站楼前。飞机、汽车、地铁，从天上到地下，一幅现代化的立体交通图在这里徐徐展开。

乘地铁穿越，是我们与这座城市亲密接触的又一种方式。当我们在悠长的隧道中穿行时，便清楚地知道，从哪个站口出去，会看到怎样的风景，会领略怎样的风情。我们知道，迎泽西大街上，那棵300多年的古槐，依旧枝繁叶茂；我们知道，焕然一新的迎泽大桥，平添了更多风采；我们知道，大南

门十字路口，一边通往繁华街市、人间烟火，一边通往湖光山色、亭台楼阁；我们知道，从五一广场出发，可以于街巷间寻觅老太原的遗韵，可以于博物馆品味三晋文脉的底蕴；我们知道，当地铁沿着城市的东侧向南穿行，我们走出地铁站，便可以仰望巍巍双塔，也可以走近它们，与这座城市的地标同框……

地铁就这样以立体化的方式，重合着我们既有的轨迹，也将延伸着我们未来的轨迹。它与我们的脚步相关，也与城市的活力相关。轨道交通图上标记为蓝色的1号线与标记为红色的2号线，在这座城市的地下相交，形成颇具内涵的“力”字形。我试着想象：当庞大的盾构机在城市的深处挖掘出一条又一条闪亮、悠长、纵横交错的隧道，当我们可以乘坐地铁穿越到东西南北的每一个角落时，这座城市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？

一棵老枣树

聂全福

在我儿时居住的柳巷三圣庵19号的老院里，静立着一棵老枣树。树干粗壮，树皮皴裂纵横，犹如岁月编织的网，深深嵌入树干，诉说着久远的历史。

春天，枣树像是被施了魔法，在暖阳与微风的轻抚下，干枯的枝丫上渐渐绽出嫩绿的新芽。那星星点点的绿，在斑驳的老院背景里，宛如生命的使者，带来无限希望与生机。我们这些孩子，总爱围在树下，仰着脖子，眼巴巴地瞅着，盼着它能快点枝繁叶茂，好让我们在夏日里有处纳凉嬉戏的天地。

夏天，枣树的枝叶长得极为茂盛，层层叠叠，宛如一把巨大的绿伞撑在院子上空。阳光透过叶片的缝隙洒下，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。我和小伙伴们在树下捉迷藏、过家家，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老院。玩累了，便靠着树干席地而坐，听长辈们讲古老的传说，微风拂过，枣叶沙沙作响，仿佛也在为故事伴奏。

秋天，是枣树最迷人的季节。原本翠绿的枣子慢慢变红，像一盏盏小灯笼挂满枝头。大人们会在树下铺上一块大大的布，然后用长杆轻轻敲打树枝，枣子便如红雨般纷纷落下。孩子们在一旁嬉笑，争抢着捡起地上的红枣，放入口中，那甜蜜的滋味瞬间在味蕾上散开。

随着岁月变迁，老院被拆，我家门前的老枣树也被移走。但它的身影却永远留在我心间，那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回忆，是老院生活的见证者，承载着我过往无尽的思念与眷恋。

“二月二，吃蝎子爪”是故乡“春龙节”里的一种风俗。“蝎子爪”，其实就是把事先泡好的黄豆用红糖水、面粉拌好后，放到铁锅里炒熟，凝结成块状，香脆诱人，都市里的人称之为“糖豆”，与蝎子毫无关系，但据说吃了“蝎子爪”，蝎子不咬人。

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，我早早醒来，天还没有亮，母亲就作炒“蝎子爪”的准备了。母亲让我先跟着父亲去村口的井台上“引钱龙”。那时候，二月二的早上，趁太阳没出山以前，家家户户都要提桶到河边或井边取水。汲水时，桶里放着铜钱，提上水后，沿回家的路边边走边洒，还不可全洒完，回家后将剩下的水连铜钱一并倒入缸里，这样就把“钱龙”引回家里来了。引钱龙时不准说话，以免吓跑钱龙。我不吭不哈地跟在父亲的水桶后面，用小勺子帮父亲洒水。据说最先把水挑回的人家，是最早引到钱龙的，这一

“饭”，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饭，食也。”指做熟的谷物食品，现在泛指一日三餐吃的食品。五谷丰登、年丰时稔、江山社稷等，都与饮食文化有关。

我国几千年来饮食文化丰富多样，如有川菜、粤菜、鲁菜、淮扬菜等四大菜系及后来的八大菜系。电视专题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各地的特色美食，讲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让人感受到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的精致风雅。生活中，既少不了琴棋书画诗酒花，也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万家灯火中，为家人洗手作羹汤，是最美的人间烟火，也是一种最真切绵长的幸福。

我们的饮食文化中，除了美味佳肴中的智慧巧思，还蕴含着厚重的人文精神，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和故事。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”，提醒我们种植辛苦，要珍惜每一粒粮食；“高筑墙，广积粮”，说明粮食对国家、对政权的重要性；“弃捐勿复道，努力加餐饭”“上言加餐饭，下言长相忆”，深切的思念中，好好吃饭，才有望相聚团

二月二吃蝎子爪

彭哲

年里就会财运大好。所以乡村里经常会出现二月二凌晨争先恐后挑水的情形。长大后，我才明白，引钱龙回家这个过程，寄寓着乡亲们祈福纳祥、希望生活蒸蒸日上的美好愿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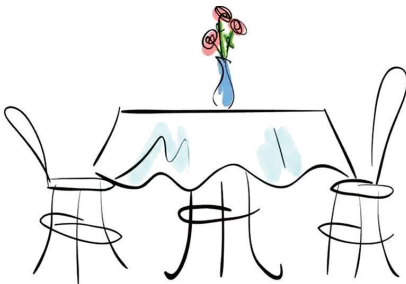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家，母亲早已捅开了灶火，备好了炒豆子的食材及干柴。炒豆子，也是要在太阳未出之前去做的。看着母亲一把把地用柴草小火在锅底下文地烧，这样锅底才会受热均匀。一会儿，锅烫手了，母亲就把拌好的颗颗大胖黄豆，“嗤啦”倒进了铁锅中，不停地用铁铲上下左右搅翻着，不这样，豆子就会炒糊黏锅，颜色发黑，味道苦涩。嚓嚓嚓，母亲把小铁铲贴住锅底，

不住地上下翻转、搅拌，那黄豆就慢慢变了颜色，成了褐色，在锅里如跳舞般地蹦跶起来，并有清香的气味飘出来。一会儿，黄豆们便三五一伙地自由组合成了块块状。我急不可待地伸手到热锅里，两指夹一块，放进嘴里，真像干果店的“人口酥”，脆生生，香喷喷。待晾凉后，我和弟妹们每人都抓了一口袋“蝎子爪”，跑到大街上边玩边吃，有时和小伙伴互换各自的“蝎子爪”。一家一个味道，就数我家的味道好，小伙伴们抢着换吃我们家的“蝎子爪”，可见母亲在村里是一把炒豆高手，手法老到，技艺一绝。母亲说：“吃豆能急炒豆不能急，一是火候要文有耐心，二是拌料稀稠要均匀。”

如今的二月二，很多人会直接去超市买现成的糖豆，而我会学着母亲的样子炒一锅故乡的“蝎子爪”。在我心里，“蝎子爪”是珍藏在记忆深处的味道，更是难以割舍的一份乡愁……

“食”漫谈

赵雅丽



圆；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如今我们已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，但最终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全面丰富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，簞食瓢饮、安贫乐道的颜回，让我们感受到淡泊名利、精神富足的高洁志趣；文豪苏轼常吃的“三白饭”及被贬三州的惨淡经历，历练了他节俭、风趣、达观、通透

的人生观，也成就了他文豪之外美食家的身份；不受嗟来之食的饥民，不食周粟的伯夷、叔齐，身患重病拒领美援面粉的朱自清，都始终保持着志士仁人忠于祖国、抱节守志的气节风骨。这些灿若星辰的饮食文化传递给我们更多的人格力量。

华夏大地自古物产丰盛、品类繁多，美食智慧的著作层出不穷。古有《随园食单》《山家清供》《中馈录》等烹饪技术和食谱菜单，今有梁实秋《雅舍谈吃》、汪曾祺《人间有味》、二月河《食林广记》等美食散文集。最近又有徐鲤、卢冉、郑亚胜所著的《元宴》《宋宴》，可看可食、可品可赏的“活色生香”，令人惊艳，跃跃欲试。

一乡一风味，一味一世界。美食，是中国人心灵相通、灵魂共鸣的钥匙，每一道佳肴，都承载着浓浓的乡土乡情，也正是这份乡土乡情给予了美食温度、香气和情感，让美食具有了灵魂。虽然时代更迭，时空跨越，但那份融进每一位中国人骨子里的味道从未改变。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，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